

王仲刚影视剧作

精选

群

众

出

版

社



序

什么是美？有人说平衡、协调是美；而平衡、协调需要一种能力，一种大脑思辨创造出美的超乎寻常的智力，特别是不仅在一个领域，而是同时在两个领域都能奉献给社会以硕果的人，应该引起我们浓烈的兴趣。

一名头戴两个桂冠、左右各执多束鲜花的英武的警察向我们走来。鲜花一丛是他的层层叠叠的书稿，另一丛是他神勇克敌破案的厚厚的卷宗；一边是他惊险奇绝夺魂摄魄的十多部公安影视作品，一边是他和战友们叱咤风云令亡命车匪闻风丧胆的一排排功勋奖章。此人就是王仲刚，一个一手玩枪、一手玩笔的刑警队长，一个近年来在公安影视领域崭露头角且作品颇丰的作家。这就是作为河南郑州铁路公安局刑事侦察处处长，并且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电影电视家协会常务理事的王仲刚。

在《风流警察亡命匪》的电影中初见王仲刚的名字，而后先后在《伏虎铁鹰》、《紧急追捕》、《天伦》等一系列曾问津“五个一工程”、“飞天奖”的影视作品中再识王仲刚，我真的有点不明白，一个日夜洞烛幽微与犯罪分子打交道的人如何又能心细如发潜心于“蒙太奇”，这种“两栖”现象曾被称之为“王仲刚现象”。

警察写警察,也许正是王仲刚成功的奥秘。实际上,谁能不认为他既是在侦查破案中构思着电影剧本的紧张悬念,又是在创作中运用着逻辑推理去破案的?他的生活本身就是电影,他本身既是编剧,又是演员。获得1995年金盾文学奖的电影《天伦》,就取材于发生在郑州车站的系列麻醉拐卖妇女儿童案。作品结尾向社会公布了被拐卖到郑州、至今未找到其亲生父母的六个孩子,王仲刚满怀激情地把作品所得的5000元稿费捐献给了当时打拐办案经费紧张的河南省公安机关。

这就是王仲刚,他的成功在于他被人称作有“两个大脑”、“闭上眼还能思考”的不倦精力,但更主要的是他有一颗大智、大勇、大善的心,催他勤奋笔耕,无怨无悔地钟情于警察事业。

鉴于王仲刚在公安影视剧创作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公安部公安文化研究所和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中文系主办了王仲刚影视剧作研讨会,来自首都公安文化部门的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王仲刚的影视剧作,保持并发扬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始终把注意力放在表现当代警察精神、开掘人物的心路历程之中。他塑造的警察英雄有着新的面貌,如《风流警察亡命匪》中的老警察宗民其貌不扬,性格内向,但他有一种宠辱不惊的大无畏气概;电视剧作《狱警史作善》(与刘灿合作),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作为形象刻划的核心,其中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写史作善自辟菜园改善犯人的伙食,为说服父亲接受犯罪的女儿他爬山涉水去做工作,又

将患病的死囚送进医院,而自己却因此病发险些丧命,写出了——一个普通狱警的至善心灵,表现出作者丰厚的文化底蕴。

王仲刚很好地把握了自己创作上的优势,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正是公安战线这片沃土为他提供了创作激情与灵感,使他增强了创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对警察情有独钟,这是一份特殊的理解与偏爱,这种情结和价值取向形成了王仲刚影视剧作坦荡、真实、深沉、凝重的情感风格。

愿王仲刚的创作日臻成熟,多出精品,并且,拿笔:“横扫百妖威尚猛”;持枪:“刺破青天铗未残”,是为序。

武和平
一九九二年四月

目 录

序 武和平(1)

风流警察亡命匪 (1)

伏虎铁鹰 (65)

天 伦 (143)

神秘女贼 (227)

鸡公山疑案 (303)

金山情仇 (377)

跋:王仲刚风格及王仲刚现象

..... 于得水(462)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风 流 警 察 亡 命 匪



序幕 （编组场、晨雾）

晨雾，宁静的铁路编组场。

几个机车头静静地卧在交错着的轨道上。

充满画面的机车头，纵深处一个机车头吐着烟，爬上陡坡。

一双大脚从车上跳下。

纵深处，胡飞头戴尼龙面罩，被一个人追赶着迎面跑来。

两人迎面狂跑。胡飞闪进车厢连接处，那人紧跟。

胡飞跨过连接处，那人也闪进连接处。

胡飞滚过另一列车厢底部，那人从连接处钻出来，发现胡飞已钻过车厢，也钻了过去。

那人站起来，发现胡飞已无踪影。他蹲下想透过车厢底部搜寻。

他刚要抬头，胡飞从车厢顶跃下，把那人压倒。

两人在路基上撕打。

那人脱身，拉开架势。

两人在机车上对打，满身油污。

那人突然被胡飞一记重拳打得一下子倒退几步，头部撞在机车的铁件上，鲜血四溅，倒在轨道旁。

胡飞掀开尼龙面罩，这时才看到他年约二十七、八岁，一脸杀气，大口喘着气，健壮的胸脯急促地起伏着。

推出片名，《风流警察亡命匪》

编组站杀人现场（清晨）

杀人现场远景。几个刑警正在处理现场。警车停在附近，一辆救护车在画面里划了一个弧线在现场停下，几个医务人员跑了下来。

老刑警宗民满脸憨厚与疲惫，他随手剥开一片口香糖塞进嘴里，又把口香糖递给一旁的刑警，那人示意手上有烟，表示谢绝。

宗民突然发现了什么，扭头。

一位与宗民同样岁数、身材高大的处长和另一刑警走过来。

宗民欲迎上前去。处长没看见他，而走向停尸现场。

那几个刑警松弛下来，互相递烟，说着无关紧要的话。

刑警 A：“嘿嘿，操，越忙越添乱。”

刑警 B：“小张吗？”刑警 A 回头。

刑警 B 手拿报话机：“给我拨一个电话，43316，告诉她，我不回去吃饭了。”

刑警 A：“哈哈，结婚才两个月，就被老婆管住了。”

众人笑。

处长从他们身后走过来。

刑警 A 关心地问宗民：“喂，老嫂子身体最近怎么样？”

宗民叹了口气：“够呛。”

处长说：“这半年，‘北上支队’越来越猖狂，部里限期破案，咱们得想点办法。”

编组场厕所旁（清晨）

宗民口嚼着口香糖焦急地来回踱步。

处长从厕所走出来。

宗民发现处长，连忙吐出口香糖迎上前去。

宗民走到处长跟前干笑着，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胸部的口袋。

处长自己掏出烟，递给宗民：“老同学，又有什么事？”

宗民接过烟：“嘿嘿，想请几天假。”

处长：“你不是刚请过假吗，能不能缓几天？”宗民见处长面有难色，试探地：“我知道现在处里人手少，不过我得把老婆送到广州姨妈那儿住院。……可能……我会干手干脚地搞案子。”

处长：“老同学，你的事也太多了，呃？秀芬的病到底怎么样？”

宗民掏出一叠化验单给处长：“她是子宫瘤，可能是恶性的。”

处长同情地看着宗民那副可怜相：“她还很年轻。”

“处长！”有人喊处长。

处长：“你先等一下。”

宗民：“你先忙。”

处长与队长马小龙交谈。马小龙约二十六、七岁，精明干练。

处长：“这条线你负责，这几天要多跟几趟车，顺便跟广州局联系一下。”

小龙：“能不能再派个人来协助我？”

处长：“哪有人？”说完欲走。

小龙：“想想办法呗。”

处长突然站住，回过头：“有了。”他大声喊道：“宗民！”

宗民跑步到处长与小龙面前。

处长：“让他协助你。”

小龙：“他？”那神色分明是看不起宗民。

处长：“老实人你不想要。”他转向刚跑到面前的宗民：“给你个

去广州的机会吧！”

宗民微喘气：“那太好了。”

处长：“喂，可别老泡在老婆身边啊！”

宗民：“放心，老同学。”

小龙：“可这……”

处长一面走一面说：“再把‘一把手’调给你。”

小龙：“就是提前释放的那个家伙？别……”

宗民跟着走。画外小龙：“他在小王那个组，净惹乱子。”

处长止步：“你对他抓紧点嘛。”

处长：“他熟悉这段线路，没准能闻出点味儿来，就这么定了。”

处长匆匆离去。现在只剩下宗民和小龙两个人了。小龙看了一眼一脸愁相的宗民，感到无可奈何，宗民看着高大英武的马队长，嘴角咧了一下，现出淡淡的苦笑，马小龙也尴尬地咧了咧嘴。

郑州车站 天桥（黄昏）

进站天桥上熙熙攘攘的旅客迎面走来。

旅客中，胡飞手提高级皮箱，身背画夹。

秀美的贾云小姐走得很急。她绕过前面两个旅客，走在中年胖子谭乐富前面。

谭乐富看了看眼前的贾云，只见她腰肢匀称，臀部滚圆。贾云拐下斜梯，但从斜梯走下时，她的脚崴了一下，于是蹲下摸着脚踝，一脸痛苦状。谭乐富走来弯下腰，十分亲切地：“怎么啦，小姐？”

贾云仰头看着谭乐富。

谭乐富看着贾云。

贾云皱着眉头，摸着脚只是“哎哟”。

梅蓉在他们身后走下斜梯，她随意看了一眼蹲在地上的贾云和谭乐富，继续往前走。

梅蓉在人群中往前走下斜梯时，似乎发现了什么。

远处宗民身穿便衣与妻子秀芬亲热地交谈着。秀芬虽然年轻漂亮，但满脸病容。

以郑州站牌为前景，梅蓉面带笑容地走到宗民面前站住，宗民一回头看到梅蓉，兴奋地：“小梅呀。”

秀芬也看到了梅蓉，兴奋地：“梅姐。”

梅蓉：“宗民，你们上哪儿呀？”

宗民：“遇上你，真是太巧了，我带秀芬到深圳你妈那儿治病，你妈说你很少回家，怎么，在外面发财啦？”

梅蓉：“生意上的事太忙，也没时间看你们。”她扶着秀芬，“身体怎么了？”

宗民掩饰地笑着：“没什么，最近铁路上老出大案子，人手紧，我想把她打发了，好腾出手来立立功。”

梅蓉：“你们忙可不是什么好事，宗民。”

宗民：“那有什么办法。”

梅蓉：“你可是老多了。”此时马小龙从身后走过，宗民感到马小龙有某种不愉快的表情。

宗民：“对不起，重任在身，我要各车厢巡视一下。你们先聊聊，小梅，回头我想办法把你们的铺位调到一起。”说着转身往前走去。

宗民漫不经心地走着，顺手掏出一片口香糖。

谭乐富两手各扯一个皮箱，略显吃力地走来，贾云尾随其后，不时伸手欲接谭乐富手里的皮箱。

谭乐富与宗民擦肩而过。

谭乐富与贾云一前一后。贾云：“真不好意思。”谭乐富喘着气：“没多重，你看，快到了。”

八号车厢的牌子，夹在门口的扶手上。

“一把手”提着行李，左手不时摸着下巴上的胡子，身子倚靠在水泥柱上，看着不远处八号车厢排队上车的人。从“一把手”的视线看去，胡飞见上车的人太多，便站在一旁，踱着步子。

王仲刚影视剧作精选

谭乐富、贾云急忙中不小心撞了一下胡飞，胡飞有礼貌地谦让，连声地：“对不起，对不起。”

谭乐富被他的礼貌搞得很不好意思，贾云也赔着笑。

广播里传来播音员的声音：“旅客们，七次特快就要发车了。”一个中年香港客，戴着墨镜站在天桥的拐角处向下看着。

顺着中年人的视线，可看见八号车厢。

中年人走下天桥。

软卧车厢内（黄昏）

宗民在过道迎面走来，他在中部的一个包厢外停下。

宗民走进包厢门：“平安无事。”

秀芬对宗民：“就你这副样子，有事也对付不了。”

宗民的手扶在门框上，食指轻轻地敲打着。

秀芬：“人家一拳就能把你打三个滚儿，简直有损公安形象，看人家马队长，多帅。”

梅蓉正低头削着苹果，听着话抬眼看了一下秀芬，又看了一眼宗民：“你再说，宗民要吃醋了。”

宗民：“我不吃醋，我吃夫人给的戒烟糖。”宗民边说边掏出一片口香糖剥开放进嘴里。

站台上（黄昏）

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把一个大包和公文包放在地上，把另一个大包递向窗口，冲着窗边座位的一位女同志：“同志，麻烦你帮忙占个座位，谢谢。”

那位女同志接过包。就在递包的瞬间，站在中年人身后的一个提着大挎包的青年，伸手把放在地上的公文包迅速放进了自己的挎包里。

刑警队长马小龙早已盯在身后，他一把抓住正欲逃跑的罪犯。

罪犯拔出匕首向小龙刺来。

小龙用手一挡，一脚踢在罪犯的下腹部。

罪犯仰面朝天倒地，匕首落在站台上。

小龙打开公文包，里面全是五十元票面的新版人民币。

大家围拢上来，人群中有一个值勤民警。

“呜……”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已经启动。

小龙扭头看了一眼启动的列车，向值勤民警小李子：“小李子，都交给你了。”

蹲在地上的罪犯想逃跑，马小龙照他屁股上猛地一脚，将他踢出了一丈多远。

小龙对着民警小李子点头会意一笑，很潇洒地做了个手势。

几位中学生好奇地从车窗探出身子，向外看着，贾云和胡飞等旅客也倚在窗边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列车离站远去，站台被甩在后边，马小龙跟着列车紧跑几步，跃了上去。

软卧车厢（黄昏）

宗民对梅蓉、秀芬：“你们聊吧，我巡趟车，待会儿再来陪你们。”说完转身离去。

梅蓉目送宗民走出包厢，转对秀芬：“怎么着，小日子过得还行吧？”

秀芬感激地：“当初多亏你帮我拿主意，那会儿谁都说他年纪太大，我差点迷糊了。”

梅蓉：“这年头好人少，遇到个把好男人不容易，遇到了就不能放过。再说，男人大，疼老婆嘛。”

秀芬：“哎，梅姐，你还是一个人过吗？”

梅蓉：“一个人。”

马小龙站在卧房门口：“宗民呢？”

秀芬：“巡车去了。”梅蓉礼貌地向小龙点点头。

八号硬卧车厢内（黄昏）

宗民迎面走来，有点无精打采，他来到八号车厢。

下铺一侧，胡飞正看着一本杂志，靠窗的姑娘拿着一个微型计算机，边算边在本上记着什么。另一侧，谭乐富把靠窗放在铺上的皮箱拿过来，旋转了几个密码。

皮箱锁“啪”地开了。

谭乐富从皮箱里拿出名片夹，抽出一张，笑吟吟地双手递给贾云。

贾云：“谢谢。”接过名片读着，“谭乐富，西安市西北电器中心供销科科长。”抬起头面露喜色，“太巧了，咱们还是同行呢，手伸向自己口袋，掏出名片。

胡飞抬头瞥了他们一眼。

谭乐富接过贾云的名片，读着：“贾云，广州南海电器经销总公司秘书。”他有些兴奋地抬起头，“贾小姐，生意上还请多多关照。”

贾云：“哪里，哪里，咱们互相提携。”

胡飞旁边的姑娘把微型计算器和本子装到一个大尼龙包里，上了锁，吃力地往中铺上送。

胡飞见状，放下杂志站起帮忙，他接过提包：“好沉，我帮你放在行李架上吧。”

姑娘：“不用，不用，睡觉时拿它来垫脚挺舒服。”说着一把把包抢过来，踮着脚托上自己的中铺。

姑娘把包放上了中铺，身后，列车员提着水壶吆喝着过来：“开水，开水！”

胡飞递上自己的茶缸，姑娘在塑料袋里翻找着。胡飞忙递上一包袋装茶叶：“我这儿有。”说着把茶叶放在姑娘的杯子里，递给服务员倒水。

姑娘不无感激地：“谢谢。”

胡飞：“不客气。”

马小龙走过来。

九号车厢内（黄昏）

“一把手”坐在边座上，扫视着车厢里的旅客，马小龙从纵深处走来。

马小龙走到“一把手”身旁。

马小龙的手指在茶几上敲了几下。

“一把手”慢腾腾地站起来。

“一把手”远远地尾随着马小龙。

“一把手”在车厢连接处往前走，突然从厕所里伸出一只手，把他拉进了厕所。

厕所内，马小龙抓住“一把手”的衣领，把他挤到墙边：“好小子，我让你这两天在候车室里盯紧点，怎么没见你？”

“一把手”卑怯地干笑着。

小龙：“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个臭娘们又把你迷上了。”

“一把手”听着马小龙训斥：“你要是误了事，我非把你再关进去不可。”听着听着“一把手”的笑容慢慢地凝固了。

宗民开门走进来，看着“一把手”的窘相，只想笑。

“一把手”：“不瞒您说，队长，挂那小娘们，我也是想——”

小龙对“一把手”：“想，想跟我们玩花的？呃，放你几个月了，你提供了几条线索？协助我们破了几个案？”

“一把手”：“报告队长。”

小龙：“别说了。最近有人反映，你又干起那个了。”小龙伸出食指和中指比划着。

“一把手”两腿发软，有些站不稳了：“我——我……”小龙托起他的下巴，狠狠盯着他。

“一把手”：“队长，我向您请罪，我是挂了个小娘们，正准备向您报告呢。她是东北人，她跟我说，他们从东北过来一帮子顶白扇、打灯花、勾拼、冲火龙的，什么都干，也有蹬大轮吃铁路饭的。”“一把手”有点儿卖关子地望着小龙。

宗民插话：“住在一马路一带的私人旅社，嗯？”

“一把手”一拍大腿：“对对，你们怎么都知道了。”

小龙：“告诉你，今天咱们都在车上，你可得给我把紧点。”

“一把手”：“您甭管了，出了事，咋！”他做了个杀头的手势。

小龙往门口走：“我们先出去，你等一会儿。”

“一把手”：“大队长。”说着，伸了五个指头在一块儿揉着。

马小龙明白“一把手”又没钱花了：“钱吗？”

“一把手”难为情地：“那臭娘们口张得大，不然她不干。”

小龙掏出五十块钱：“算预支下月的，破了大案再奖励你。”

“一把手”接过钱：“谢谢大队长。”

小龙和宗民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小龙对宗民：“你抽空多到硬座那边巡一下。”

宗民：“行。”

列车餐车过道（黄昏）

宗民故意放慢脚步，用疲惫的眼光扫视着旅客，他走到车厢连接处。

车厢连接处，一对恋人正亲昵地相互轻轻地打嘴巴，你一拳我一掌地在玩闹。

宗民入画，故意咳一声。

恋人回过头来看宗民。

宗民揉了揉疲倦的双眼。

宗民穿过餐车，没到开饭时间，车里只有两个厨工在用扑克牌算命。